

登科記考卷四

大興徐公

唐則天順聖皇后

證聖元年

乙未

正月辛巳改元

舊書本紀
新書本紀

丙申夜明堂災庚子以明堂災告廟手詔曰朕君臨紫極撫育蒼生普該有識之流爲啟無疆之福神宮之後式建尊容頃緣內作工徒宿火誤燒庥主遂涉明堂朕昧旦憂勤不遑寢食慮虧至道未副天心內省厥躬伏增寅畏槐省棘署眾僚庶尹宜竭迺誠各揚其職內作工匠可卽放還刺史縣令風化之首宜矜恤鰥寡敦

勸農桑均平賦役省察姦盜里閭妖訛尤當禁止遠近冤訟令早
決斷見禁囚徒速爲處分老病之色征鎮之家亦令州縣加意撫
存諸作非要切者量事宜停所司供進之物並宜節減其長才廣
度沈跡下僚據德依仁韜聲幽閑懷輔佐之器乏知己之容宜令
京官職事五品以下及刺史上佐縣令量各準狀薦舉仍遣內外
文武百官九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正議無有所隱

舊書本紀
文苑英華

策進士問卦分江使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契以之抽緒皇
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紵禮樂而齊驚斯並懸諸日月
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競有慚屑玉之化無異雜鉛之

寶請用於火恐招博奕之譏將扇其風復爽芟夷之義一塗交戰
一爲解環百兩之篇孰明其善七分之術孰著其能誰求天下之
書誰決冢中之籙識二簡者何子觀四轍者何人京兆耆舊之篇
起於何代陳留神仙之傳創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人之
記儻無談於雕棘將有薦於拔茅

文苑
英華

策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問四岳疇庸義和代掌其任九官命職
稷高不易其能逢化運以康時籍功深而成務泊乎嬴劉以降曹
馬承流罕爲官以擇人直循資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事或一日
而致九遷遂開趨競之門莫守代工之美國家網羅羣彥驅駕時

英其政治於至和其人淳於太古今欲削漢魏之遺法復堯禹之遠圖能其事者永守其官稱其職者不遷其任增秩賜爵用申勸善之規金帛璽書載表優賢之義變通之理尙或多端用捨之途

佇聞良策

文苑英華

九月甲寅親祀南郊改元爲天冊萬歲

舊書本紀新書本紀

進士二十二

登科記證聖元年不貢舉延載二年進士二十二

英華載書史百家策

賀知章

舊書文苑傳賀知章會稽永興人

問當是此年試題

眞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羣類科

許南容

見文苑英華

李令琛

見文苑英華

孫嘉之

舊書

文苑傳孫逖父嘉之天冊年進上擢第係逖宋州司馬先府君墓誌銘府君諱嘉之魏郡武水人垂拱載初之際始詣洛陽

闕下極論時政言多抵忤所如不合遂投迹太學託名常調天冊中以進士擢第與崔日用蘇晉俱為考功郎中李迥秀所標賞

顏魯公孫述集序父

崔日用

見上舊書本傳滑州靈昌人進士舉崔祐甫齊昭公集序弱冠

嘉之以詞學登科

鄉貢進士擢第以開元十年

蘇晉

見上舊書蘇迥傳子晉弱冠舉進士以開元二十二年

年五十推之是年二十

之是年二十

超拔羣類科

賀知章

新書唐才子傳皆言知章以證聖年出舉進士超拔羣類科證聖惟一年是此年有

科是

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

張漪

冊府元龜作張河文苑英華作張倚注云登科記作漪按漪為東之

長子見東之傳及漪墓誌唐會要亦作漪

上書拜官

成敬奇

太平廣記引御史臺記成敬奇有俊才天冊中詣闕自陳請日試文章三十道則天命王

勃試之授
校書郎

知貢舉

李迥秀

舊書李大亮傳迥秀累轉考功員外郎則天雅愛其才甚寵待之掌舉數年

許南容對策曰夫皇王範物經籍訓人澆浮之說漸列文質之規
斯變故九流異軫百氏齊鑣枝分葉布千門萬戶雖復言有踳駁
理或叢殘時招屑玉之譏乍起雜鉛之議妨工或善招惡塞違比
夫羣岳參差各有蔽虧之勢眾川浩蕩俱資潤澤之功且夫三代
之道未能無弊六經之教尙皆有失其於子史何獨尤之若以失
而便廢則書禮之法可捨短而從長去泰而除惡咸用於火竊未
爲得各言其志亦何傷乎乃好尙不同撰述各異並流鉛槧咸著

蓬山京房惟善於七分張霸心明於百兩荀勗決冢中之錄陳農
求天下之書識二簡者廣微觀四轍者周穆京兆耆舊光武創其
篇陳留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鴻作逸人之傳劉向修孝子之圖斯
並賢者傳之不朽謹對

文苑
英華

李令琛對策曰日月經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畎澮資其廣
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軸況乎六經既出百子並驚萬卷五車
七略四部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之寶當
有求書之官遠探禹穴近聞汲冢之文具修蠹簡或陰陽不謬朱
紫自分仲任叢殘之譏並非通論稚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

以芟夷加之翦截敢申直筆以塞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善
七分之術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荀勗決冢中之策識二簡
者束皙觀四轍者穆王京兆耆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
起自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謹對

文苑
英華

孫嘉之對策曰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
以興典謨斯起卽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周宣父挺生刪詩書
而反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啟羣生之耳目
洎乎尼山落構梁木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起於是墨承諸廟孟
繫司徒文子開教於五神范蠡逞能於千樹孫武絢其韜略蒙叟

混其鵬蜩葛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之秘楊託思於全性鄒
銳想於談天商君旣擅於刑書尹文亦諒於名實呂韋博識載摛
懸市之文鬼谷多才爰初飛籀之作自茲以後其流甚繁雖云有
異於微言亦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政刑或富國成家
或懲惡勸善進旣資於助國退亦取於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
章之隆藪故馬遷修史列之九流班固敘書著之七略今欲議其

刪削語以芟夷便是絕學者之多聞爽國家之廣略學雖不敏未

敢從命謹對

文苑英華 按今本脫
名據永樂大典引補

張漪對策曰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之以

后王化之以師長用人弗及私昵建官惟在賢才夫難知非獨在
於今日故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自生人以來有國之主莫不得
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義百王不能易也是知賢人君子
國之所急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言人君
得其賢臣所以成其教化廣其基業也遐觀歷代聖王之求賢哲
也義匪一途或精選以取之或降訪以得之有營之經載而始獲
有求之不日而便至遲速之禮雖異輔弼之職不殊黃帝勞於夢
想而感力牧誠之至也唐堯務於疇咨而致夔龍訪之審也至唐
虞之黜陟幽明三載就績夏禹之顧眄空谷七起成名殷宗託夢

於傳巖姬文遊心於渭水此六君者可謂勤於求賢而善於用人也故能使元凱就績申甫登朝道濟五臣功宣十亂康良作誦喜起成歌人無險詖之情代有雍熙之樂由庚入詠天保爲詩下懷報主之心上荷受天之祿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績其凝此之謂也斯並政符大道理合至公委質能臣之一德所以天工可代人爵攸宜憑久化以濟寰瀛藉深功而安宇宙暨戰國之代王道寢微各佇英賢或雜或霸楚襄勞持金之聘燕昭躬擁篲之禮空聞僭號之議未覩昇平之業雖桓公之有仲父晉侯之獲趙文委任責成共登霸道唯勤鬪爭之理不務淳和之績而動乖王度

舉違帝典故五尺童子恥之不論況所由齷齪何其卑也秦皇不
仁虐亂是極儒生填於坑穽詩書滅於烟火忠貞清白以爲徒苦
諂佞耶媚謂之至公卒以覆亡爲後代誠實由遠賢近佞使之然
也漢高祖雖不好儒然亦任用英傑登壇而禮韓信輟洗而迎酈
生委蕭曹以股肱寄張陳以社稷至孝武之代儒學漸該採董仲
舒之策始令郡國貢舉於是賢良方正之士霧委雲集其晁錯公
孫宏匡衡蕭望之輩並繼踵而至故當文景之代號爲得人詩稱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漢所以甯者亦士之力也光武仗吳鄧以立
功任賈寇以起事拔奇取異決自於心爰至顯宗中興於茲爲盛

由此而兩漢之代數百年間陟正黜邪褒善貶惡雖不襲唐虞之法亦去煩芟亂幾乎大成矣逮獻靈之際姦滑縱橫升必以財進不由道於是縉紳潔白之士疾之若讐乃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龜乃至懸爵而賣之列價而爭之守正道者以爲陸沈由斜徑者謂之知變衣冠爲之失序賢哲由是潛藏遂使社稷喪亡後嗣覆滅悲夫此伐檀所以興刺麥秀所以勞歌無他故焉賢人不得進也及乎當途啟運典午開基陳羣制九品之條劉毅興八損之難故曹義疾其闊遠孫楚以爲鬼錄遂令權要歸於中正威福去於天朝臧否任情品藻

乖次宋齊之季梁隋之末聘士求賢罕聞稽古棟橈鼎折惟見陵夷既同自卹之譏詎勞更僕之說聖上覽百王之得失立萬代之規模大開舉爾之科廣陳訓迪之典用與不用賢否各稱其能材與不材輪角並當其任小人去位疾之猶若寇讐君子盈朝求之恆如不及故得百僚無濫九有昇平不聞濡翼之譏永絕爛頭之誚仲長亡越級之論賈生無調下之悲今欲遠服堯禹之蹤近棄劉曹之法增秩令其永任錫帛許其不遷使官不易能職遵代掌雖優賢之義有所會通而隨時之談或恐未可何則太古敦樸務靜人希敦樸則易治人希則易理故不勞而功可就今聖明撫運

俗阜才多俗阜則事煩才多則理劇必資明哲獨任不以避嫌但使委得其人數遷何妨化理如其用失其理久任豈廢功虧愚管所窺以為如此大體期於不濫所務在於得賢苟違此途未知其

可謹對

文苑英華

天冊萬歲二年

丙申

臘月甲申封神岳改元萬歲登封

通鑑

三月丁巳新明堂成改元萬歲通天

通鑑

策應封神岳舉賢良方正科問隆周御歷多士如林揚已露才干時求進甯知媒銜之醜不顧廉恥之規風馳景軼雲集霧委攘袂